WENXUE
PINGLUN
CONGKAN

18

文学评论丛刊

古典文学专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辑

学院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专号
文学评论丛刊
第十八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27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800册
统一书号：10190·148 定价：1.60 元

目　录

分明点点深
——论王船山词……彭　靖（1）

《离骚》的“先导”形象与情节结构
……黄灵庚（41）

翼翼归鸟
——读陶诗札记……石文英（65）

《左传》——长篇叙事文学的雏形
……郑君华（82）

《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李少雍（95）

从韩愈欧阳修的作品看唐宋散文风格之异
……章明寿（118）

论敦煌变文从宗教到文学的转变……张锡厚（125）

苏轼关于散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
……柯大课　丛　鉴（148）

苏轼“杨花词”系年考辨……刘崇德（164）

周邦彦佚文佚诗浅议……刘扬忠（171）

试论赵翼的诗歌创作……胡忆肖（184）

吴梅的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 王卫民（198）
南社诗论初探…… 马　进（221）

中国古代文论中两种不同的“养气”说
……王钟陵（243）
《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
……王运熙（258）
六朝“情采”的闪光…… 刘　凌（263）
唐代诗论中的意境说…… 蔡厚示（279）

权德舆文艺观浅论…… 李文衡（288）
《会昌一品集》及李德裕的思想和创作
……董乃斌（310）
李贽论文学创作…… 黄高宪（336）
谭献论比兴柔厚
——常州派词论之三……邱世友（351）
孙悟空人物考…… 刘荫柏（374）
《金瓶梅》的写作时代与作者…… 王达津（385）

《诗经·卷耳》新探…… 曹文安（394）
对邠风《狼跋》进一解…… 穆家军（401）
《楚辞·九歌·少司命》又一今译…… 江绍原（408）
云中君不是轩辕星
——与肖兵同志商榷……李延陵（418）
《九歌》思想内容简论…… 孙元璋（42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明点点深

——论王船山词

彭 靖

王船山《更漏子·本意》歇拍云："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这使我们记起李贺《致酒行》中的句子："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船山当国破之后，身坐幽寒，深抱听鸡与"拿云"心事，发为"呜呃"之声，一字一句，都存深意，而又能借艺术技巧以达。因此，我以为船山的词境，亦可以"分明点点深"这五字来概括。

一

王船山在文学上的成就，一般的文学史家都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对他的词，更很少给以评论。对近代词学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朱祖谋氏是第一个对船山词作出了正确的然而尚是简括的评价的人。朱氏有这么一首《忆江南》，是评论王船山词的：

> 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

“字字楚骚心”，也正是船山自己说的“分明点点深”。船山在所为《九昭》的小序中说他“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是则其表现于词者亦岂止“字字楚骚心”而已！然而，“字字楚骚心”，也是迄今为止对船山词的最高评价了。在朱氏这个评价的影响下，叶恭绰对船山的一些词，或说“故国之思，体兼骚辨”；或说“宛转关情，心灰肠断”；或说“缠绵往复，忠厚之遗”（均见《广箧中词》）。而龙榆生氏则说“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真屈子《离骚》之嗣响也”（见《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最近，夏承焘先生有这么一首绝句：

共谁月窟话寻幽，难挽天河浣客愁。
凄绝听鹃桥畔客，临终吃语问幽州。

这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词作，贯串着一片骚心。临殁而念念不忘者乃是故国河山的光复。这也正是船山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

这都是就船山词的内容的丰富和深刻说的。我们研究船山词，当然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方面。但船山词，值得我们研究的，还不只是这一个方面。

船山词，不象他的有些诗，生前曾亲加编定。现存三集：《鼓棹初集》、《鼓棹二集》、《潇湘怨》（《愚鼓词》除外），都是后人收集起来编成的。《潇湘怨》，包括：《潇湘小八景词·寄调摸鱼儿》、《潇湘大八景词·寄调摸鱼儿》、《潇湘十景词·寄调蝶恋花》，因为在各自的小序里点明了写作的时间，次第是很清楚的。《鼓棹初集》、《鼓棹二集》就不一样。这两个集子共收词二百五十三首。《初集》、《二集》，只能说明收集的迟早而不能说明写作的先后。现在，大

体可以考定写作年代的约一百余首，有的写在前面而编在《二集》，有的写在后面又编在《初集》。但这二百五十多首词，少作只是极小数；绝大多数写于甲申国变以后，则是可以肯定的。《潇湘怨》，《潇湘小八景词·寄调摸鱼儿》的小序已说明取钱起诗"水碧沙明二十五絃之怨"，曾编入《夕堂戏墨》为卷七。"鼓棹"，前人诗文中用这一词者颇多，这里或取谢灵运《山居赋》："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之意。《潇湘小八景词·寄调摸鱼儿》的小序里亦曾及"西子湖洗会稽之耻，苧萝人得所托"事。前者明著一"怨"字，后者则隐含一"忧"字。船山诗《柳岸吟·读文中子》二首，第一首起句是"乐天知命夫何忧"，故作旷达语；而第二首起句则是"天下皆忧得不忧"，明言有不得不忧者在。忆云拿于往日，听鸡唱于来朝，而皆以"忧"、"怨"出之。这正是船山词所表现的深刻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所在。这"忧"的和"怨"的，都不是个人的身世而是家国的破败，民族的危亡，所谓"抱刘越石之孤愤"，其少作，亦多同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所谓"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其郁积于中者至深且久，故蒿目时艰，不能不发为此忧怨之调。

船山生二十六岁，即值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都，崇祯自缢于煤山，朱明王朝宣告复灭。而在此以前，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湖南。随后，清兵以吴三桂之"请"乘机入关。于是，在中华大地上，种种人间惨剧相继演出。满洲贵族于广大汉族人民先之以武力屠杀，继之以精神禁锢。"杨州十日"、"嘉定三屠"，事隔数百年，犹可想见当日的惨状。而后来的文字狱，加之"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浙丧残刮"，即船山词中所谓"生坑"者，为祸之烈，亦

前所罕见。凡此，《黄书》称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祸”。船山处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之际，尽管于明统治者的腐败及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惨酷，怀有强烈的不满心理，于人民的痛苦怀有深厚的同情，而于农民起义军，亦同历史上许多封建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曾抱有很深偏见。这是无可讳言的。至其于民族敌人，誓不戴天，则大义凛然，真足彪炳千秋。当然，这里有传统的“夷夏之辨”给船山的思想影响，但船山的夷夏之辨，重要的还是文明与野蛮、愚昧之分，落后与先进之别。船山崇尚文明，反对野蛮、愚昧，向往进步，鄙弃落后。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把残余的奴隶制强加于广大的汉族人民。其于汉族人民的统治，是以惨烈的武力屠杀和严酷的精神统制兼施并举为其基本特征的。对此，船山更加深了思想感情上的夷夏之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读通鉴论》卷四中说：“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这种十分愤激的话，都不是无所为而发的。我们要了解船山诗词在内容上的特色，是必须了解船山在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所抱的思想立场的基本特点的。

船山词，正如叶恭绰氏所云：“言皆有物，与并时批风抹露者迥殊。知此方足以言词旨”。（见《广箧中词》）船山自己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得一二也”。（见《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他的词，几乎可以说都是有意识地用来表达他的爱国的思想感情的。

这里，我们不妨来一个纵横观。

如前所述，现存船山词，绝大部分写于甲申国变以后，即船山二十六岁以后的四十余年间。这个时间，满洲贵族统治势

力的发展，可以清顺治十八年明桂王在缅甸被执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正如船山在词里所说“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而后一时期，则是“极目神州杳杳，只归禽无数点微茫”了。这个形势的变化，当然要影响到船山词的内容和风格。但影响到船山词的内容和风格的，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船山自己的行事，这可以清顺治八年，即明桂王永历五年自桂林归隐为界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船山主要投身于军事和政治战线上的战斗，而后一时期，则转到思想战线上来了。船山前期的战斗是失败了，而后期的战斗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就词的创作说，前后期比较起来，前期于慷慨激越之中见沉忧，后期则于沉郁苍凉之中见坚挺。

甲申五月，船山闻北都之变，涕泣不食，曾作悲愤诗百韵（稿佚），而在词里，并无明显反映。《点绛唇·牡丹》之一，可能写于此后不久：

> 不道人间，消得浓华如许色。有情无力，殢着人相识。　阅尽兴亡，冷泪花前滴。真倾国，沉香亭北，此恨何时释。

词的上阕里出现的牡丹的形象是一个困倦、衰败的形象，换头以下，则可说是联系着牡丹的亡国教训的总结，而不是对一人一姓的复灭的悲悼。我们如果在读这词的同时，读一读《明史·后妃传》《明史·吕维祺列传》等史料，则可知：有明一代，特别是其中叶以后，皇帝的荒淫、外戚的弄权与夫宦官的作恶，较之前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虽说“宫壶肃清”、女不干政，而其为祸之烈，视之前代，并无二致。于此可见船山借此微物以寄寓的兴亡之恨，却是很深广的。这时，词人对自己的要求如何呢？他借咏矮桃说：“燕眼偷窥，早倩绿云

护。勤嘱咐，低飞蛱蝶，莫惹香泥污”。他首先考虑到的是保持一身清白，也就是保持“贞一之情”。还借咏月桂说：“曾订青蛾，有誓深如海，春光改，清芳缥渺，还与山矾赛。”这就是要保持民族大节，与山礬共赛“清芳”。又借咏慈竹说：“天高难借问，风横怕相欺。且自团圞住，要谁知”。则是嘱咐年青的战友要团结起来准备战斗了。与此同时，他还借咏傀儡无情地鞭挞了那些跪拜在满洲贵族的铁蹄下的民族败类，说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灾难“更无半字与关心”，却装着愁苦的样子，并鼓舌诉说，然而剥开他们的面具，却都是些“皮下无些血”的家伙。又借咏姜痛诋世态，说姜性“最疗人间病，乍炎寒”。

福王监国南京之初，船山抱着兴奋的心情写了《望江南·本意》五首。前四首起句都为“江南忆”，是对朱元璋开国之初的壮丽景象的回忆。后一首起句为，“江南望”，则明为对福王及其臣下史可法等人的期望。他说：“江南望，渺渺似云中。五色秣陵芝作盖，三山北固海吞虹。今古几英雄”。激奋之情，溢于言表。而接着写的《昭君怨·本意》则无情地讥刺了那些当清兵下金陵时劫福王以降者：“冷笑看功臣，画麒麟”！福王被执，船山闻变，亦曾作悲愤诗百韵（亦佚）。词里，《昭君怨·咏柳》可说是为此而作：

> 莺啭上林春软，蝉噪陌堤秋晚。一样系兴亡，碧丝长。　夜雨盈盈千颗，点点清波滴破。不但翠眉嚬，泪珠匀。

千丝万缕，都系兴亡；莺声蝉唱，尽成哀诉。愁眼相看，夜雨千颗，皆化泪珠。而《点绛唇·和林和靖咏草》，一面说“招魂何处，棠杜春皋雨”。一面则说“杜宇声中，休说芳年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凝眸处，萋萋无数，仍满天涯路”。则是告慰语。词人眼中，不只是串串泪珠，亦是一片生意。这时，船山已在考虑“执干戈以卫社稷”了。《菩萨蛮·桃源图》透露了这个消息：“停桡相借问，咫尺桃源近。三户复何人，长歌扫暴秦”。清顺治五年，即唐王隆武二年的夏天，船山至湘阴上书江北巡抚章旷，指画兵食，请调和何堵南北两督师以防溃变，非偶然也。是年六月，清兵陷绍兴，鲁王航海走舟山，八月陷汀州，唐王被执，船山得讯，又曾作悲愤诗百韵（亦佚）。词里，《菩萨蛮·咏怀》写一片“孤心”：“只是一丝牵，齐州万点烟”。大好江南，劫灰一片，万家烟火，都上心头。词人所痛愤者，亦非止于一个抗清小朝廷的崩溃。在此稍前，顺治四年，即永历元年，作《念奴娇·南岳怀古》。朱陵紫盖，出现在词人眼里，竟成“万叠丹邱战垒”。而其间，却是”天袅龙骧凤起”。而《贺新郎·中秋大病，不得与诸从游觞月，吟此慰之》中，更说“擒取妖蟆三尺怪，铺满银魂千丈”。“宝剑在，英雄掌”。顺治五年，即永历二年，与管嗣裘等举兵衡山，有由来矣。《西江月·本意》中的“清光拂剑碧天秋，情寄一杯浊酒”。则可说是具体写到了当时义旗高举的情景。浊酒一杯，慷慨誓师。拂晓霜严，凌秋剑厉。亦可谓壮矣。战败赴肇庆途中，作《更漏子·本意》之二，犹说“剑吼匣中如昨”。晚年回首，还是“剑吐蓉光三尺冷，弓垂蟾影半轮斜，豪气动悲笳”。“一剑天风孤吼，千里暮云铺就”。更晚些时候，作《水调歌头·惊梦》，还说“宝剑在侬手，闪霍动乾坤”。作《减兰·忆旧》，也说“江湖短剑，醉卧不知谁野店。笑傲刀兵，月落猿啼客梦惊”。词里出现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几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战斗英雄的形象了。书生戎马，尽洗宛转柔情；然而，在这些词句里出现的“蓉光”、“悲笳”、“月落”、

“猿啼”，总不免在读者心头“铺就”一片“暮云”，不易拔除。船山暮年居草堂，从词里发出了这样的“孤吼”：“几许兴亡，凭谁料理，血痕一缕垂青史。从来白刃杀英雄，恢恢儿女丛中死”。他宁愿为白刃所杀，而不愿死于儿女丛中，直就文信国《过零丁洋》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点染而成，不过词意更为深婉而已。

船山自桂林归隐后，写得较早的词，是《兰陵王·秋感》：

> 伤心事，今日从何说起。剑光冷、血溅潭龙，落叶风高云际寺。宾鸿传锦字，向道海云孤峙。天涯远，欲托传情，不怕关河阻迢递。　露坠芙蓉死。问秋藕可能，将丝重系。吹箫人老吴阊市。向夜阑人静，闭提半语，也怕吟蛩相调戏。拥孤衾独睡。　凭梦将谁寄，更天海悠悠，望断烟火。纵然有梦成差异。难寻觅酒伴，同垂珠泪。想天日照临，也了无惭愧。（于律未合，疑有误）

起调，孤愤直抒，笔未落而肠已断。剑光、落叶句，正写黑沙潭、续梦庵举义事。宾鸿句，写在山得桂王消息。纵然句，谓孙可望挟主滇黔，非复欲续之梦，故谓“成差异”。歇拍，坚示不往。天日照临，了无惭愧。是决绝语，非这样下不可。言非不欲从王，奈事已不可为。然而，“小步閒吟，一径苔阴万里心”。“今生永，良夜迢迢，如何拚得！”船山此时用虑深矣。他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莫待栋花花信至，子规难挽东流水”。“飞尽栋花天不管，韶华难得春风又。”“梦里鹅黄拖锦线，春光难借寒蝉唤”。一面仍见“瞳昽海日生残夜，烂熳江春入旧年”。在《醉太平·冬夜》里，既说“心知明月残”，但又说“梦回还在人间，听鸡声夜阑”。《念奴娇·云影》则说：“极目空明，遥天无际，瑶镜笼微匣。平沉远树，翠光略

吐尖甲”。他还从“烧根”看到茁长的芳草，从茁长的芳草看到春天的到来。船山的这些一点也没有什么理趣意味的出自至情的词句，却又深含着明彻的理性分析。《醉春风·遣病》更集中地表现了船山词在内容上的这个特点：

未了游丝债，莫被浮云碍。鸡声历历曙光微，在在在。月挂西楼，风轻柳岸，虹垂天外。　但遣愁城坏，不怨霜荷败。情知腊尽雪须消，耐耐耐。未必他生，还如今日，长年禁害。

起调写自己对国家、民族未尽的责任，勉励自己要始终保持最清醒的头脑。首先是要毫不怀疑地看到前途的希望。鸡声在耳，山窗欲曙。月残风晓，彩霞在天。正是写黯淡与清明的交替。换头是十分坚定语。不管心志已受到何等摧挫，也必须从愁苦中摆脱出来，耐心地等待着新的形势的到来。腊尽雪清，这是自然规律，但亦象征社会变化。歇拍透过一层说，即使还远，他生也不会象今日一样。这里表现了船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深信文明必然战胜野蛮，进步必然战胜落后，有道必然战胜无道。他在《楚辞通释：天问篇》的序中说：“篇内虽言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在“帝降夷羿”一段中，借寒浞杀后羿事，说“无道必亡，虐民纵欲，虽有强力，不足凭也”。又在解释“日安不到，烛龙何照”二语时说：“天地之间，必无长夜之理。日所不至，尚或照之。见明可以察幽，人心其容终昧乎！”这里提出了一种政治势力的兴与丧的客观规律，有道必兴，无道必丧；力不足凭，惟道足凭；黑夜一逝，必有白昼。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也有这样的词：“芦花风乱汀洲远，采芳人远知音少。知音少，几叶渔船，一轮残照”。又“回头北渚，唯余塔影孤

峙”。给人以无限衰飒感和孤高感。五十以后，常年多病，一身如寄，他也写出了“伤心日月太从容”之句，正如诗里所说“千计不如归尺土”，有点象后来的黄仲则的句子：“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猛着鞭”。但又说“斜日落，晓霜残，藤簑耐得一江寒。”有时强求解脱，说“笑向来蛮触，交争何事？冷看閒看定也。尽海波，千度桑田，吾心静也”。“良夜人间似此，莫问琼壶近远。痴来自笑，衰翁受用东风消遣”。“随时梅酒，又何有今古英雄。莺花在，年年三月，绿杨柔韧春风”。“向人间，到处逍遥，沧桑不改”。“消彼此百种聪明，向白日青天，鼾朠熟睡”。皆语似旷达而意极沉痛。他有时也想“寻仙”，如《阮郎归·本意》中所说：“桃花流水紫云深，瑶京路易寻”；但接着便说：“人间何事苦关心，匆匆下碧岑”。在《渔家傲·樵歌》中还说：“莫怪逢仙柯已朽。耽棋久，人间残局难丢手”。正如屈原《离骚》正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又说“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船山究竟不能忘情于多难的民族和人民；他要继续为民族而战！不论在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斗争中，或在乡间匿处中，他都经历过许多危难。然而，他在《鹧鸪天·藤簑词》中还说：“橛头信水亭亭去，鲸浪惊雷午梦安”。又说：“帆已挂，柁频开，掀涛拍岸且徘徊。涪翁漫道风波险，如此风波亦快哉”。面对时代的惊涛骇浪，鼓枻猛进。这种精神特色实在不是一般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所能有的，而船山独有之。这与他思想上的深厚修养，特别是抱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观，从而对历史发展规律有其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当国家破败之际，不只是痛愤于旧的腐朽的东西，而总是把眼光投到新生的东西上。他在《惜余春慢·本意》中说：“便与挥手东风，閒愁抛向、绿阴深处。也应念、

曲岸数枝新柳、不禁飞絮”。又在《渔家傲·樵歌》中说：“掉首行歌歌不已，腰镰坠，枝枝不忍伤新翠”。这与杜甫“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句意，实出自同一襟怀。

清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清兵入缅甸，明桂王被执。明亡。明年，清康熙元年，船山居败叶庐。闻讯，曾作续悲愤诗百韵（今亦佚）。词里，表现这种悲愤之情的较多。《鹧鸪天·杜鹃花》中有句：“红泪滴、血函埋，他时化碧有余哀”。后来写的《满江红·写怨》又说：“井底血函空郑重，知音谁与挑灯读”。都用宋郑思肖事。郑思肖，字所南，宋亡，隐居吴下，自称三外野人，坐必南向。岁时伏腊，辄望南野哭，再拜乃返。所著诗文集曰《心史》，旧无传本。崇祯时出于吴中承天寺井中，有铁函封缄，世称“铁函心史”，亦称“井中心史”。船山所谓“井底血函”之作，当指其所著《永历实录》。《永历实录》，今本残缺，又无序跋，不知作书年月。论者谓“桂王殁后，即已着手”。而这些词，当“是《实录》成时所作无疑”。（康和声著《王船山南岳诗文事略》，未刊稿）这是不为无见的。船山所取于郑思肖者，与所取于屈子者一样，“忠愤出于至性”。他在诗《六十自定稿》的自叙里说：“人苟有志，死生以之。性亦自定，情不能不因时尔”。情要出于至性，又不能不因时而变。我们于船山词的内容必须从这里去理解。最近发现康熙十三年，船山为所谓安远将军作了《双鹤瑞舞赋》；又《姜斋诗·甲寅稿》收有《安远公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送之》七言古诗，论者以为这个“安远将军”，即清政府派在湖南征伐吴三桂的尚善，从而论定船山思想立场已有转变；或以为此不过与满州贵族中个别人虚与周旋，不能据而作此论断。我以为这个“安远将军”即使便是尚善，这两种论断也都不一定切合实际。船山在《宋论》中曾论及奸臣亦宜“原情定罪以

为差等”，不能“任一往之情，见天下无不可杀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即如史弥远，亦属“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檠之使正，导之使顺，损其威福，录其勤劳，邪心不侈而尺效可收”。然则于满洲贵族中的个别人又何尝不能作如此之具体分析与对待？因此，不能说船山于安远等人纯系虚与周旋，何况彼以礼来，我以礼往，亦非矫饰！然亦不能据此谓船山此时立场已有转变，由仇视清统治者一变而为拥护。清康熙三十年，船山于其逝世前不久手书《惜余鬓赋》及《七歌》而自为之跋。同时，作《船山记》以见志，跋谓“余情何足言者。历四十五年，马齿七十有三，粥饭在盂，阿谁操匕箸引之入口，是何国土杭秫！余情何足言者，因忆丁亥夏，仿少陵、文山作《七歌》。当时之情如此，则埋忧穷谷亦终此而已”。而《船山记》则说：“……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这又怎么能说船山对清统治者的态度已有根本改变呢？当然，船山作《双鹤瑞舞赋》前后，满洲贵族的统治已日形巩固，他们对汉族的政策亦有所改变，他们采取的较前此为进步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这反映在船山的思想上是不能没有矛盾的。这从《双鹤瑞舞赋》中所表现的对清统治者的态度，亦可概见。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使他还不能根本改变对清统治者的立场，这是可以理解的。《菩萨蛮·早春》有句：“去住两凄然，衰翁惜岁年”。就是他的矛盾心情的表现。令人展卷触目的是康熙十四年作的《鹧鸪天·刘思肯画史为余写小像，虽不尽肖。聊为题之》：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园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自注：观生居旧题壁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